

第二十四章 靖王壽宴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我是傻子？”靖王世子很認真地看著範閑的眼睛，“麻煩你告訴我，我真的是個傻子。”

範閑如他所請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我覺得在某些方面來講，你真的是個傻子。”

李弘成說的，是範閑那個向天指著的指尖。範閑說的，卻是對方非要參合到皇子們爭權的戰爭之中。

王府裏的秋草齊整，並無淒美之感，反而像微黃的氈子一般，在道路兩邊鋪開。範閑知道這是那位喜歡園藝的靖王天天辛苦所得，指著那片草地說道：“瞧瞧，這才是人生。”

李弘成恥笑道：“你若肯天天在家伺候圓子，我讓老二給你在江南圈幾千畝地。”

範閑愁苦著搖搖頭：“說過了，最近這些事兒不是我的主意，你又不信。”

李弘成有一張溫暖陽光的臉，但這時候終於被這消息驚的眉尖漸漸皺了起來，如果最近這段時間朝中的動向，不是範閑在發狠，而是陛下暗中的主意，那這事情不免就有些不妙，難道陛下對於老二的寵愛已經不如當初？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當然，我也是有私心的，你應該很清楚，我對老二沒有什麼好感。”

李弘成皺著眉頭說道：“打你入京開始，我與老二對你都算客氣，當然，不敢說是全心全意，但至少也要比東宮那邊親近些才對。”

範閑冷笑了一聲，沒有說什麼。

二人並肩往王府裏走，並沒有直接去後園，靖王的壽宴還沒有開始。走入了世子那間隱秘的書房裏。範閑坐到了桌邊，眉宇間夾著一絲寒意，盯著李弘成。

送茶的下人退走了，書房裏就隻剩了他們兩個人。

“客氣？讓都察院對我出手就算客氣？”

李弘成微微一怔。苦笑說道：“都察院...那是姑母地意思，其實你也明白那是為什麼，誰讓你一回京就開始暗中查姑母與老二的那些事兒。”

範閑沒有將牛欄山那事兒挑明，轉而搖頭說道：“先前就說過，我有私心。長公主與老二的事情之所以我要查，你也應該明白，內庫裏的錢都被他們兩個拿走了，你讓我明年去接手空殼？”

李弘成說道：“怎麼說，你也是長公主地女婿，她就婉兒這麼一個姑娘。難道還會真地把你逼上絕路不成？退一步吧，大家各自相安總是好的。”

“退一步也成。”範閑看著他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我隻是有些擔心你。我知道。你之所以站在老二那邊，肯定是覺得將來他如果做了皇帝，肯定要比東宮那位出息些，他性子看似溫柔和藹，你以為王府會在他接位後過的舒服些。但你想過沒有。你我今天這樣老二老二的叫著，他真當了皇帝，就不會記得這些？”

李弘成笑了笑：“得虧是從你嘴裏說出來的。不然旁人定以為這是很拙劣的挑撥。”

範閑擺擺手，說道：“這是正經話，你就當我多事...春天的時候在流晶河畔就和你說過，你不要牽涉到這些事情裏來。”他看著李弘成的眼睛，“我知道你做過些什麼，可是你礙於靖王的身分，就算手下有萬千脂粉，卻無一兵一卒，不是說狂妄自大的話。你手上地力量還不如我，怎麼能夠在這些皇子之間周遊如意？”

不待李弘成回話，範閑站起身來，認真說道：“我說這些話，其實有些找死自戀的味道，或許你會在心底暗自嘲笑我，但是陛下既然已經動了心，我看老二將來也不會太多的好日子過，你能保持些距離，就保持一些。”

他拍拍李弘成地肩膀，很懇切地說道：“說這些不是為了別的，隻是為了若若。”

李弘成默然，雖然麵無表情，內心深處卻有些觸動，片刻後方幽幽說道：“你不了解老二，他其實也是被逼的，再說，我與他請誼在這裏，總是放不開手的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沒有說什麼。

靖王壽宴開了，一個大花圓桌上擺著各式名貴菜肴，靖王端坐首位，長須微飄，一身富商打扮，不像王爺，也不像花農，卻有些像江南那些閑得無聊、富得發愁的鹽商皇商。

看見自己地兒子與範閑並肩走了進來，靖王哈哈一笑，揮手將範閑招了過來：“你給老子我坐在旁邊。”

範閑最怕靖王怕髒話，苦著臉坐了過去，一扭頭發現婉兒正在身邊嘻嘻笑著望著自己，而妹妹卻在婉兒的身邊麵色寧靜坐著。想到先前自己很無恥地用若若的名義，在暫時安撫李弘成地心，範閑打骨子裏深處鄙視自己，端起酒杯來向靖王敬了一杯，又向坐在對麵的父親、柳氏敬了一杯，這才應了遲到之罰。

壽宴並無旁人，就是李範二家，但是長輩在桌，不論是世子還是範閑，都不免有些拘謹，一桌豐盛的酒席竟是吃的沒有什麼味道。

酒過三巡，靖王有些不樂了，把酒壺一端，對著範建說道：“你在家怎麼管子女的，怎麼有你在這兒，範閑他們幾個都不敢說話了。”

範建沾了絲鹿尾嚼了，不緊不慢說道：“總比你管的好，至少本官不會當著子女的麵大罵髒話。”

“我幹你娘的！”靖王抹了抹下巴上沾著的酒水，罵道：“你不要當著我閨女地麵說我壞話！”

靖王妃早逝，如今家中還有幾位側室，今日卻沒有資格上酒桌。下手位坐著柔嘉郡主和世子李弘成，柔嘉聽著父親大罵髒話，小姑娘偷偷抬頭瞥了一眼範閑。心中又羞又氣，覺得好生丟臉。

範建聽著這話，將臉一黑，反罵道：“自己掌嘴去。”

婉兒嫁入範家以後。倒是第一次看見兩家人坐在一處，看著兩位長輩似乎不妥，急忙扯了扯範閑的袖子，又聽著公公居然讓一位堂堂郡王自己掌嘴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氣。

範閑卻是瞧慣了，也不怎麼在意，說來奇怪，自己這位父親青日裏向來持身謹正，也就是在靖王麵前，才會流露出當年夜臥青樓日折枝的風流瀟灑氣來。

靖王聽見範建要自己掌嘴。正準備罵什麼，忽然想到自己說的話，不由哎喲一聲。苦臉一笑，竟是抬起右手，在自己臉上輕輕扇了一下，倒是啪的一聲有些清亮。

範建卻還不依不饒，拿著筷子指著他鼻子罵道：“兒子都快娶媳婦兒了。也不說修修你的口德！”

靖王腆著臉說道：“失言失言。”他瞪著雙眼將這些晚輩掃了一遍，惡狠狠說道：“剛才那話，誰也沒聽見。”接著又極為尷尬地咳了兩聲。才對身邊的範閑問道：“範閑啊，我姆媽在澹州過地怎麼樣啊？”

林婉兒低頭忍笑，這才想起來為什麼範尚書敢讓王爺自己掌臉，幹你娘的？自己相公的奶奶身份可不一般，王爺打小就是澹州那位奶奶抱大的。

範閑苦著臉，心想你們老輩子吵架，何必牽扯到自己來，將***近況略說了些，不外是身體康健之類。眼珠子一轉，說道：“王爺，喝酒喝酒。對了，您反正在京都也沒事兒，弘成也隻是在京中閑著，要不然明年找個時間，咱們一起回澹州玩些天？那兒的茶樹是極好的。”

靖王看了範閑一眼，知道他是什麼意思，心中愈發地喜歡了，笑眯眯說道：“這主意好，我明兒就進宮和皇上說去...不過你是去不成的，明年你得去江南吧。”

下手方一直豎著耳朵在聽的李弘成心中一驚，心想範閑你這招玩的真叫絕！

範閑異道：“為什麼要去江南？”

靖王罵道：“你這小子平日裏看著聰明地很，連老二那小子都在你手上吃了不少悶虧，怎麼這時候卻糊塗起來？明年你要接手內庫，不去江南怎麼接？”

範閑摸著腦袋，有些糊塗：“接手內庫，為什麼要去江南？”

靖王看了範建一眼，瞪大了眼睛說道：“我說範建，你這兒子究竟是在裝傻還是真傻？”

範建瞪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本以為這小子雖沒有大智慧，總有些小聰明，今兒個才知道，原來他連小聰明都沒有。”

林婉兒嘟著嘴說道：“相公又不知道內庫三大坊都在江南...舅舅，你喝你的酒去，老捉著這些無趣的事兒說什麼呢？”

靖王險些一口噎著了，笑罵著說道：“女生外向，果然如此，再怎麼我也是你親舅舅，怎麼嫁人後就盡朝著他們範家說話？”

林婉兒笑著說道：“我看舅舅你也疼我家相公，何必老說我。”

坐在下手地李弘成連連點頭歎息，看著坐在父親身邊的範閑，看著父親望著範閑笑咪咪的眼神，心裏頭醋意大作，他與二殿下一般，都是好生不爽快，心想怎麼自己的老爹都這麼喜歡範閑？這到底是誰的爹啊？

酒席折騰到最後，幾個晚輩一通敬酒祝壽，終於讓靖王喝高興了，說話也愈發地荒唐起來，一時間說兩家聯姻之後，得趕緊生個娃娃，一時間又說，等柔嘉再大個兩歲，幹脆一骨腦兒地嫁給範閑，免得白白便宜了別人。

若若緊張地抓著衣袖，根本不敢回話。李弘成麵色寧靜，眸子裏帶著一絲情意，掃了未婚妻幾眼。

範閑卻最是緊張，趕緊回道：“柔嘉什麼身份，怎麼能給我做小，王爺，你這酒真是喝多了。”

柔嘉小姑娘極幽怨地睨了閑哥哥一眼。

靖王酒氣衝天，罵道：“這京都裏一水兒地王八，嫁給別人我能放心嗎？什麼身份？不就是我閨女，難道還配不上你？”轉過頭來又對著婉兒說道：“晨兒。你有意見沒有？”

林婉兒笑吟吟應道：“我可沒什麼意見，隻要舅舅您能說動太後娘娘，這事兒就算定了。”

靖王一聽見太後兩個字，酒才醒了一半。想起來母後定是不能允許範閑這個家夥同時娶自己兩個孫女的，不由罵咧咧說道：“這事兒得想想辦法，柔嘉這孩子性情太過柔弱...幹他娘的，不嫁給範閑？那豈不是把這位子空給了北邊那個女地不劃算不劃算，範閑生的這麼漂亮，便宜了北邊的那個母老虎，實在是不劃算。”

他醉薰薰地望著範建說道：“北邊那個女的叫啥名兒？”

範建明顯也是喝多了，打了個酒隔，略帶一絲自矜說道：“海棠。北邊聖女一般地角色，苦荷國師的關門弟子，也不知道怎麼就瞧上了我這不成才的兒子。”

說著不成才。但明顯老家夥心裏很得意啊。

此話一出，滿桌子人都笑了起來，連一直沉默著的柳氏都忍不住掩住了嘴，範思轍與李弘成二人卻笑的最是誇張。範閑卻是席上最難過地那個人，實在沒有料到。父親喝醉之後，也會是如此放浪形骸之人，更沒有想到。父親居然也將海棠那名字記在了心裏。

小臂上微微一痛，範閑臉色不變，輕輕將婉兒的手抓住，左手舉杯，溫和笑著說道：“喝酒喝酒。”

席上又是一陣哄笑，連一直有些莫名不安的若若，都輕輕笑了起來。

...

“那個海棠...”靖王忽然說道：“隻怕不是苦荷的關門弟子了。”

範閑本有些緊張於海棠二字，但聽著後一句話，才知道自己當初安排的事情終於開始。那個消息已經開始傳入了京都。

範建點點頭，流露出一解之色：“說來真是奇怪，那位海棠姑娘。”他看了自己兒子一眼，繼續說道：“據傳真是天縱其才，是有史以來最年輕地一位九品上高手，北齊人還一直說她是天脈者...有這樣一位徒兒，苦荷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，居然要重新開山收徒。”

世子李弘成也知曉此事，皺眉說道：“莫不是北齊的陰謀？”

靖王罵道：“陰個屁地謀，收徒弟是陰謀，難道苦荷吃個飯也是陰謀，你不要天天才想著這些事情，當心累散了心！這麼大的人了，一點兒出息都沒有。”

李弘成悶聲發大財去了，範思轍在一旁深有戚戚焉地與他碰了一杯兒。

範建不耐看靖王訓子，說道：“雖不可能是什麼陰謀，但也確實奇怪...苦荷閉關數月後，忽然說上悟天意，要重新收兩位女弟子，還說什麼天降祥瑞...這真是怪了。”

靖王緩緩飲盡一杯酒，麵露慎重之色說道：“四大宗師，那是人間最頂尖的人物，咱們知道的那三位中，葉流雲是不收徒的灑脫人，四顧劍收地徒弟雖少，但是劍廬大開，這便造就了東夷城的諸多九品高手。苦荷國師以往收過四位徒弟，每一位都是驚才絕艷之輩。”

範閑想到狼桃那噬魂般的彎刀，不由輕輕點了點頭。

靖王繼續皺眉說道：“不過這三位大宗師已經都有許多年沒有開山門了，這時候苦荷突然又要收徒，實在是天下間地一件大事，咱們這些人雖不在意，但對於天下的武道修行者來說，這實在是個好機遇，如果一旦能夠拜在苦荷門下，武道精進不論，也可以與天一道形成良好的關係...他歎了口氣說道：“如果能夠通過收徒一事，與苦荷一脈拉近關係，我看天下這些君主們都是極願意的。”

範閑麵露好奇之色，問道：“苦荷畢竟是北齊的國師，收徒想來也是在北齊範圍內找人，這和咱們慶國有什麼關係？”

範建看了兒子一眼，說道：“這次苦荷國師廣開山門，誰都有機會。他雖然是北齊國師，但是大宗師的地位何等超然，如果咱們慶國哪位子民有拜在他門下的機會，我想陛下也會樂見其事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表示明白了，心裏卻想著別的事情不知道海棠究竟是怎樣說服那位大宗師的，看來這位姑娘家，果然比自己想像地還要厲害。

酒席散後，柳氏去後宅和那些婦人們說話去了。年青人們去了湖邊迎風散酒，範思轍卻是倏地一聲沒了蹤影。

靖王親手打理的圓圍之中，他與範尚書二人分臥竹椅之上，眯眼看草草不語。

“範閑最近...太猛了些，你壓一壓他。”靖王兩眼清明，範尚書一臉恬靜，哪裏像酒桌之上的兩個老酒鬼。

範建輕輕嗯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這孩子當初入京後便說過，我不可能完全掌控他。”

靖王冷哼一聲說道：“你我不掌控，難道丟給那個老跛子掌控？那老跛子，肚子裏一腔壞水兒，鬼知道他在玩什麼。”

範建笑道：“老跛子當初也是你們府上出去的老人，不然陛下怎麼會如此信他。”

靖王冷笑道：“由你們折騰去，反正那件事情之後，我的心就淡了。”他接著閉目說道：“範閑這孩子，心腸真是不錯，我隻擔心陛下將他壓榨的太厲害，將來總是不好收拾。”

範建歎了一口氣說道：“你也知道，這件事情，我是沒有發言權的。”

靖王搖了搖頭，歎道：“就讓這些小子們去玩吧，我那哥哥大概就喜歡看這種戲碼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